推车

大家小絮

张克澄

文化大革命的荒谬，未经历的人，无法想象；经历过的，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文革狂飙一来，文教界首当其冲。蒋南翔时任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乃彭罗陆杨黑帮之首、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的爱将，份属在劫难逃。自 1935年“一二·九”运动始，蒋南翔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大部分时间在彭真领导下工作，文革一来立即被打成黑帮。蒋南翔挨斗时，组织者总不忘把彭真押来陪斗，成为难兄难弟。

我父亲张维自 1952年底蒋南翔任清华校长始，此时已在他领导下工作近 14年了，对蒋南翔的教育思想、工作方法都十分服膺。尤其蒋南翔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把清华从院系调整后只剩几个工科系和几个理科教研组，带到“文革”前有 12个系，并创建了工物、工化、数力等尖端系，几十个新专业，还创建了辅导员制度，培养了大批骨干教师和优秀学生。我父亲对此是十分佩服的。

目睹清华批斗会上彭真、蒋南翔等被斗时的状况，父亲最担心的是他们接受不了昔日人上今日人下的巨大反差而寻短见。我时为高中生，学校在城里，每日骑车往返，父亲就吩咐我去教育部看看那里的批斗会。教育部的批斗会文明许多，有问有答，我挤到台前仔细观听看，现在回想应该说有趣。比如，彭蒋等人台上一字排开，彭真本是陪斗，却似主角；批判人照本宣科念一段，便要彭真：“老实交代你反毛主席反党反人民的罪行！”彭真抬头大声辩解：“我不反毛主席，我都是请示了毛主席，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的，不信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嘛！”然后就是照例遭到批判人大声呵斥，领台上台下群众高呼打倒。蒋南翔则是任你大呼小叫，我自一声不吭。如此这般，一小时左右，宣布批斗会结束。

这边话音刚落，那边蒋南翔直起身拔腿就走，绕到台边下了台，穿过人群出了礼堂直奔教育部后院疾走。我大惑不解，急忙三步并作两步拨开人群寻踪而去。只见蒋冲进后院锅炉房，推起运煤的独轮车，到院中煤堆，放下车抄起铁锹飞速将小车装满，把锹往煤堆上一插，回到独轮车后，两手抓住车把，抬头挺胸运气，推起车一路小跑稳稳地送到后院锅炉房。卸下这车，又去装上一车，这回却送到了前院锅炉房。我奇怪地向别人打听，原来，教育部共有三个锅炉房用了三个供煤工。现在辞了三人让蒋南翔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工作的繁重、忙碌，可想而知。批斗会占去了一个多小时，难怪蒋南翔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了。

回来跟父亲一一报告，他大为放心：蒋南翔还能顾得上锅炉房，可见身体心理没问题。

2013年 10月，蒋南翔 100年诞辰，我获邀参加了在江苏宜兴举行的蒋南翔铜像揭幕式。仰望着阳光下的铜像，禁不住热泪盈眶。白云苍狗，世易时移，孰贤孰奸，青史无欺。在我心中，蒋南翔双脚抓地，两手握独轮车把，抬头挺胸的形象，比眼前的铜像更高大！

今日打虎，那些披上虎皮就口吐莲花、满腹经纶，一旦阶下，则捶胸顿足、供友揭朋者，枉为人也。三字经首字就是人，人没写好，整本如何开篇？追金逐色一开始，即已在人字前加了一“小”字，布下了败局。所谓天堂有路不走，地狱无门自投。

以我观之，蒋南翔可谓集革命者和中国传统文人正气于一身，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实学人之楷模。